

再版序

池田大作

尊敬的常書鴻先生和我的對談集《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對談錄》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已歷經二十年歲月。此次重新修訂，再版問世，我由衷喜悅，深感光榮。

在書中我和常先生的對談裡，也共同緬懷了令人難忘的人民領袖周恩來總理。他深望中日友好、世界和平與共生，同時他一貫重視人類遺產敦煌的保護和研究，並溫馨地鼓勵常先生。

我拜會周總理是在一九七四年，商議再版本書時適值四十週年，我不禁覺得周總理和常先生都在欣慰地關注着這次再版。

本書日文版出版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常先生來日本出席在靜岡縣舉辦的他的畫展。

該展特別展出了他以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埃佛勒斯峰）為畫題描繪的大作，反響巨大。常先生惠贈的這幅〈珠穆朗瑪峰〉，現今掛在東京八王子市的東京牧口紀念會館正門大廳裡，不斷打動着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者的心，賦予他們勇氣。

聽說這是常先生在文革之後最困難的時代，第一次拿起畫筆創作的作品。不屈不撓的登山家們越過險峻的冰隙，指向遙遙聳立的埃佛勒斯峰頂，一步一步征服白雪覆蓋的陡坡，這幅宏大的傑作迴響着常先生的不朽勉勵：「跨越任何艱難險阻，向世界最高峰奮進！」

本書也通過他豁出命來保護敦煌，波瀾壯闊的人生號召我們，不向任何困難低頭，為世界的永久和平而努力到底。

常先生在晚年撰著的傳記中寫道：把此書放在病床的枕邊反覆閱讀，「愈慰靈魂，是最好的良藥」。

本書震響着常先生終生貫徹藝術為民眾服務之信念的「我人生無悔」的凱歌，並洋溢

着要把為人的尊嚴、為世界的友情與和平而勇敢、誠摯、堅韌不拔地行動的信念留傳萬代的大熱情。

敦煌是人類心心相連的絲綢之路上的文化精華。

我堅信，常先生死守並使之復甦的敦煌藝術的美與智慧，能在全球化的現代開拓出「精神的絲綢之路」，把人們連結起來，並作為建構社會繁榮與世界和平的精神食糧必將進一步「大大輝耀（敦煌）」。

對於讀者，尤其是肩負下一個時代的青年，此書若成為新的希望源泉，那就讓我再高興不過了。

衷心感謝香港三聯書店侯明常務副總編等有關朋友們。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目錄

序 池田大作

一

序 常書鴻

七

第一章 絲路上的寶石

遙遠的憧憬之地

一一

敦煌的興衰

一八

敦煌莫高窟的開創

二一

沙漠的大畫廊

二八

佛典與貴重文獻

三一

第二章 追求永恆的存在

苦難的旅途

四三

苦難的歲月

五三

美麗的西子湖畔

六一

戰爭年代

六七

我的朋友 我的老師

七二

決定人生的邂逅

七七

第三章 人類光輝的遺產

臨摹與保護

九七

莫高窟壁畫

一〇四

法華經的傳來

一二一

第四章 美與創造的世界

敦煌藝術的特色	一三〇
藝術的作用與評價	一四二
徐悲鴻先生的人格	一五一
德拉克洛瓦與盧奧	一五四
東山魁夷的足跡	一六一
平山郁夫的畫業	一六四

第五章 萬代的友好繫絆

日本文化的源流	一七二
成為民眾和民眾之間心的橋樑	一七六
推進文化交流	一八四

對周總理的回憶	一九〇
與井上靖先生的友誼	一九九
祈願永久和平	二〇二

後記	二一一
----	-----

序

池田大作

我初次訪問中國，是在一九七四年。從新綠的五月底到六月中旬，二個多星期的旅程。

我目睹綿延曲折的長江，看到滾滾長流的黃河，我登上了萬里長城，也去參觀新中國的工廠、農村，以及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設施等。通過與李先念總理（當時）等各界領導人以及青年、民眾的對話，學習到很多事情。同時，通過我年輕時就喜歡的中國史書及詩集等在腦海中所描繪的景象，與實際目睹的情景重疊與差距所帶來的精神躍動，更是豐富了我的心靈。

邂逅了在相片中所認識的對象時，我驚訝於它與原本的想像是如此不同，這嶄新的發

現今我十分欣喜。而站在過去只以自己想像力所形成印象的景物之前，我的內心更是雀躍不已。

例如，一邊走在《三國志》或是司馬遷《史記》那個年代人們生活的歷史舞台，回溯到那個遙遠的歲月，我的腦海裡浮現出更明確且貼近當時的英雄與民眾姿態的輪廓及色彩。

這些或許也是人們在旅程中所得到的樂趣，但是對我而言，尤其是在中國的首次旅程裡，這種樂趣特別大。這或許是因為在我的閱讀經驗中，特別喜好深讀中國古典及詩集的緣故吧。

其中，尤其是訪問曾經被稱為長安的古都西安時，這樣的感受特別深。透過從長安經過陸路往西，一直到達遙遠的羅馬連結起來的壯大絲路，使那些來自遙遠印度及西域的文化流進這裡。

在西安之旅的十三年前，我去了印度，親眼看到恆河，也去了佛教發祥地佛陀伽耶。

那時，從佛陀伽耶，經過西域、敦煌、長安、朝鮮半島最後到達日本那遙遠宏大的「精神絲路」好像就在眼前。物換星移，我又來到西安，遙望西方，吟咏西域的名詩一字一句浮現在眼前。

「西出陽關無故人」——走出坐落在敦煌西端的陽關，周圍是一望無盡的沙漠，沒有一個認識的人。這是王維表達離別心情的詩。「玉門西望堪斷腸」——這是岑參在離開長安一萬多里的玉門關上，所發出的悲苦絕唱。這些都帶着現實感貼近我，使我與西域、敦煌心理上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許多。

在見到當時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的常書鴻先生時，這距離更是進一步地縮小了。那是在我初次訪問中國六年後，第五次訪問時（一九八〇年四月）的事。常先生和夫人李承仙女士特地到我住的地方來看我。能遇見常先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是經由每次訪問中國時都給予我多方照顧的孫平化先生（中日友好協會會長）的介紹，才得以在春天和煦陽光中開始我們滿心歡喜的對話。

常書鴻先生的人生中有詩，有藝術，有歷史，充滿夢想。

我們圍繞絲路與敦煌的話題談了二個半小時，我意猶未盡地還很想再聽他多說一些。自從與常先生邂逅後，更加深了我對敦煌的關心。之後，我們在東京見了面，在我創立的東京富士美術館舉辦「中國敦煌展」時，常先生也大力給予了協助。

我曾把對常先生感謝的心意寫成詩獻給他，他也送給我詩，種種回憶隨着時間經過，更增光彩。

在這樣的交流中，以敦煌為主題發行對談集一事逐漸具體化。迄今為止我與世界各國的各界人士發行了許多對談集。對話的對象不知不覺地擴展到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及印度等國家，而與活躍在中國的人士一起發行對談集，這是最初的嘗試。

從複雜的國際政治，到個人日常生活的層次，甚至到每個人的意識裡，種種「人的分裂」威脅着和平，在這悲劇相繼發生的現代社會，要如何去選擇一條和諧與安定的道路，我們的責任重大。

如同敦煌的文物及藝術，超越了遙遠歲月，成為現代人的珍貴文化遺產，期待着我們為和平付出的努力，成為未來生活在地球上的居民一個來自二十世紀的信息。這是我常先生共同的想法。

我祈願在通往新世紀的「精神絲路」上，盛開出的美麗藝術之花大大地（敦）輝耀（煌）在像敦煌那樣的和平城堡，能在各地誕生。

最後，再次衷心感謝「精神絲路」的嚮導、不斷為我們留下愉快、難忘回憶的常書鴻先生，和協助常先生的各位先生，以及為本書出版盡力的德間書店荒井修常務董事、栗山一夫編輯委員，及負責編輯的聖教新聞社大原照久君、野崎至亮君及不辭辛勞擔任翻譯的洲崎周一君。

一九九〇年五月於日本東京

序

常書鴻

我與池田大作先生初次會見是在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三日。那次見面，池田大作先生對中國的了解以及在哲學、文化藝術等方面學識之廣博，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別是先生對中國文化以及對敦煌學的熱情，使我們首次見面時就好像多年好友一般，「一見如故」，開懷暢談起來了。

池田大作先生作為日本人民的友好使者，曾多次訪問過中國，池田大作先生與他所致力於的社會、宗教文化及國際和平活動，在中國也是眾所周知的。特別是早在一九六八年，池田大作先生就提出過中日邦交正常化及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建議，是令我們中國人民永遠銘記在心的。

回想起我與池田大作先生多年的友情，是我一生中的又一快事，在我所相識的許多日本友人中，池田大作先生雖然已年過六旬，但他為人熱情、耿直，對生活及對人類未來充滿信心的感情，使我感覺到他還是一位年輕人。

自從我們相識後的近十年間，不論是池田大作先生來中國，還是我去日本，我們的相見和談話的話題總是要涉及到人類文化、絲綢之路及世界上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藏——敦煌。我們之所以在談話中經常談到敦煌，我想，這是因為敦煌不僅僅是佛教遺址，而且敦煌藝術體現了人類對理想境界的追求。在當時充滿着饑荒及戰亂的年代裡，絲綢之路的東西方文化、經濟交流及佛教的東傳，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與和平，起着極其重大的作用。

而我們今天對絲綢之路的重視與研究，喚起我們精神上新的絲綢之路。這在目前經濟及科學技術高度發展，同時也存在着破壞地球自然生態環境、國際政治不穩定的時代裡，新的絲綢之路對促進人類平等，消除戰亂，走向永久和平，有着新的積極意義。

我與池田大作先生雖然在國籍、個人經歷等許多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們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卻有着相類似的艱苦生活與努力奮鬥的過程，所以，我十分理解池田大作先生所熱心倡導的青年和平友好事業。

一九八五年秋日，我在日本埼玉縣的青年和平文化節上看到池田大作先生盡力培養下的青年一代的團結友愛、蓬勃向前的精神及池田大作先生對青年們如慈父一般親切融洽的感情，那情景至今為止還歷歷在目，使我感動不已。

人類的未來寄望於青年一代，池田大作先生創建的創價大學、創價高中、中學、小學及幼兒園，以及美術館、文化會館等等，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另外，池田大作先生對中國青年及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的關懷及幫助，使我看到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的光輝未來，一條五彩繽紛的新絲綢之路的彩虹，將把世界各國人民的心聯結在一起。

由於我與池田大作先生對於東方文化有着相同的熱心，所以我們在許多方面是一致的，我們彼此尊重各自國家的傳統文化，尤其對文化藝術的熱情關注及貢獻精神，我們也

有着共同的意願。一九八五年在東京富士美術館舉行的「中國敦煌展」，與歷次敦煌展不同之處是第一次向日本各界展示了在敦煌發現的極其貴重的經卷等歷史文物。這次展覽的成功，是池田大作先生及創價學會諸位先生辛勤努力的結果。在此，請允許我再一次向池田大作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國有句諺語「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在本書序言結束之前，就如同我與池田大作先生的談話一樣，總是感到還有許多話沒有講完，所以，我高興地期待着下一次與池田大作先生見面和暢談的機會。

最後，我想感謝建議將我們對談發表出版的池田大作先生，感謝為本書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及我四十餘年患難與共生活和事業上的伴侶、助手與妻子李承仙、學習及繼承敦煌事業的兒子嘉煌，感謝為此書工作的諸位先生們。

一九九〇年五月於中國北京

第一章 絲路上的寶石

遙遠的憧憬之地

池田：敦煌^①，是「絲路^②上的寶石」，它具有光輝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這一點毋庸置疑。一說到敦煌，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常書鴻先生的名字。常先生為了保護和介紹敦煌珍貴的歷史文物，幾十年來傾注心血，對此，在日本也是眾所周知的。

與常先生對話，就如同去敦煌進行了一趟夢想之旅——自從十年前（一九八〇年）在北京與先生初次見面後，每次與先生交談，我都深受感動。

拜讀了先生的大作《敦煌的風鐸》、《敦煌與我》、《敦煌的藝術》等，我對先生所走